

心香一瓣

妈妈的早餐铺子

何婉玲

编者按:慈母手中线,游子身上衣。关于母亲的回忆,总是带着几分甜蜜。她是忙碌碌中的身影,唠唠叨叨里的生活,柴米油盐后的滋味;她也是曾经芬芳鲜艳的少女,有着温柔似水的眼眸,因为养育子女,逐渐变得坚强勇敢。5月8日,本期《钱塘江》特别推出母亲节专题,以一份热忱的纪念,一句温暖的问候,为母亲祝福。

当老妈说要做早餐铺时,我和我妹几乎异口同声地反对:千万别!

黄瓜黄,青瓜青,豌豆颗颗如珠玉;鲫鱼肥,鲜虾嫩,瓮中的腌菜赛百味。这些鲜活食物,在厨艺家十八般工具之下,切、搅、剁、煮、炒、拌、编、焗、炸、煎,不同的食物相遇、相恋、相融,诞生出一道道美食艺术品。

吃了老妈十几二十年的菜,发现我们与美食的艺术完全无缘。她似乎独爱简约风格,各种烹饪,到她手下,出神入化,化繁为简,放油、清炒、起锅,两三招搞定一道菜,清炒包菜、清炒豇豆、清炒茄子、清炒鸡蛋、清炒辣椒、清汤炖老母鸡……

可是妈妈呀,您为何不让我鸡蛋和青椒在一起呢?那将会有多美味!

她的漫不经心,她的随意潦草,让我们的十几二十年缺失了多少美味,也让我们深深体会到她对食物和料理的冷漠和无所用心。

即便这样,在我们的百般阻挠下,妈妈还是推着她的早餐车,义无反顾地站到了街头。

终究还是闲不住的。老妈的早餐车面朝马路,身后有一个菜场。你见过凌晨五点的菜场和街道吗?曾有人说:当你对生活感到绝望和不满的时候,可以到菜场逛一逛。

一切都是崭新的,一切都是朝气蓬勃的。天气微凉,草尖儿还带着露珠,红绿灯路口人行指示牌上的绿色小人跳起了早操,骑电瓶车的姑娘罩着一件外套,大嗓门的妇女喊着她丈夫的名字走进菜场。嘈嘈切切,到处是市井之音。

汪曾祺写:“看看那些碧绿生青、新鲜水灵的瓜菜,令人感到生之喜悦。”

集市街头,看菜场的人生百态,就会重新萌发对生活的热爱。电子秤上放一把长豇豆,真实而充满希望。

一辆出租车停在路边,拖着一夜倦容的司机从车子里下来:“大姐,给我来三个肉包。”他付了钱,提了包子,坐在车里埋头吃了起来。

包子像柑橘“丑八怪”,皮糙肉厚,不同于包子店的鲜肉包,白嫩如婴儿肌肤,软绵绵,腾腾香,老妈的包子看起来又敦厚又老实,沉甸甸一个,如灰头土脸一老头。

“阿姨,您的豇豆饼有点焦了。”一个小男孩说。圆脸板寸头,背着书包,是附近上学的初中生。

“啊呀,真不好意思,煎过头了,我给你重煎一个吧。”她满是抱歉和不安。

“不用啦,边上还能吃。”小男孩又多买了一瓶娃哈哈AD钙奶,朝着学校方向走去。

我妈继续发挥着简约的做菜风格。

豇豆饼里的豇豆需凌晨提前做好。碧绿碧绿细长细长的豇豆,切成丁,锅里放猪油,清炒一番,加盐加酱,添水收干,起锅入盘,满满一罐。用揉好的面团,裹入炒好的豇豆丁,封口,手掌压至圆饼状,放入倒好油的平底锅里煎。锅油滋滋然,舔舐着豇豆饼的白色面皮,直至金黄。

“你知道吗,今天那个经常到我这儿买豇豆饼的小孩夸奖我了,说我进步很大。”一周后,老妈来电,兴高采烈。

在那之后,但凡我们指出老妈餐点上

的不足,她总会理直气壮地说:“就你们俩老说我做得不好吃,人家小孩子都夸我进步!”

在小男孩的夸奖之下,老妈顺势又推出了豆腐饼,豆腐滑嫩无骨,水汪汪,顺溜溜,还剁了红辣椒,一红二白。面饼、豆腐一起咬进嘴里,又辣又烫,高调地挑逗着味蕾。也难怪老妈将豇豆饼、豆腐饼列为她的畅销品。

茶叶蛋在锅里煮,茶汤深棕色。久煮壳裂,莹白的蛋皮上烙上好看的骨瓷花纹。老妈穿着橘红色围兜,戴着橘红色早餐帽,和初升的朝阳一道色彩。

“大姐,包子再来三个。”夜班的司机天天来,这一天他没有回到出租车内,而是站在老妈对面,“大姐,你这包子做得和我妈一样,我们乡下的包子就这样,厚实,一吃就饱。”

母亲的早餐铺越来越丰盛,除了豇豆饼、豆腐饼、茶叶蛋、大肉包,推陈出新,葱花馒头、酱饼、粉蒸肉,连各色早餐奶也齐齐整整地摆了一排。

做了一个月以后,清明时节,母亲来杭看我,提了一大袋粽子。母亲走后,我把粽子分给办公室的同事吃。她们吃完后竟然一致点赞:“阿姨的手艺真棒!”

我将信将疑,细尝一个,味道果然不赖,粽叶包裹得标致致致,糯米爽滑润口,粽肉肥瘦相间,腌菜、蚕豆瓣的香味渗透粽粒。一切都恰到好处。

长久以来,我们一直带着偏见看待母亲,最亲之人反不如陌生人懂得欣赏,后知后觉,发觉她的好,有了得意,逢人便说,什么时候我给你们带我妈包的粽子,可好

吃了!

江南雨水多,盛夏多暴雨。我说这样的天,回家吧,不要做了。母亲却说,不卖早餐,下雨天的,那些早起的司机和学生岂不要饿肚子了?

搞得好似离开了她,一大堆人要没饭吃了。

她将太阳伞绑在三轮车车头,用棉线缠了一圈又一圈。雨水哗啦啦地奔涌进下水道,汽车的雨刮器刮得像个拨浪鼓。风往四面八方吹,她又拿出纸板,将平底锅围了二分之一。她细瘦的胳膊从袖口间露出来,脚下穿一双亮红色雨鞋,白色酱裤在油锅中翻了翻,酱裤心里一热,香味就飘了出来。

也许是因为那把大伞,也许是因为今日的大风大雨,她显得异常瘦小。

那一瞬,我觉得她瘦小的身子有着某种不可撼动的倔强,还有伟岸。

心有所念,必有所执。

有时希望母亲的早餐铺子生意兴隆,有时又希望早餐铺子生意冷淡;有时希望这一点小小的营生能带给她满足,有时又希望她早点“卷铺盖走人”。

多年以后,她仍惦念着她风雨中飘摇的那辆三轮车,油锅热了起来,蒸笼一层层叠上去,街上响起了第一声车铃:“我的葱花馒头是城里一绝,料足新鲜,如果现在还做的话,手机报纸给我宣传宣传,讲不准啊,大家要排队来买咯!”

晶莹剔透的茶叶蛋,外脆里嫩的豇豆饼,松软喷香的葱花馒头,绵绵糯糯的粉蒸肉……谁能说,这一件件精致的母亲牌早点,哪一件不是艺术品?

踏歌行

“母亲”组诗

李明亮

血压

晚上打电话回老家
年迈的父亲说他身体还好
正准备问一问母亲
就隐隐听到母亲的声音
她让父亲告诉我:
长那么胖,记得哪天去量一下血压

母亲都快七十的人了
跟泥巴打了一辈子交道
担子越来越挑不动了

我从来没想过她的血压
是否跟她的年龄一起攀援而上
而母亲却一直在挂记
我这滴
从她身体分离出来三十多年的血

凌晨两点的故乡

深夜的雪地里
一个来自千里之外的游子
向故乡的心脏,向出生时的茅屋
挪动渐渐发热的身体
灯亮了,看见老屋的灯亮了
我还看见,泥墙外有个打着手电的黑影
我知道,那不是别人
只会是我的母亲

家

父亲因为每周要到医院透析三次
就和母亲住在老家的县城
两位老人,互相照应
也自己照顾着自己

远在千里之外的我
给二老打电话时,几乎每次都会问:
最近有没有回山里的老家呀
经常回去住住多好
山清水秀,空气清新
菜园里除除草
想种点什么就再种点什么

可大部分时候
父亲都会告诉我
他们还在城里的小区呢
事实上,我也清楚
他们一个月也难得回一次那个老窝

偶尔听到父母说:明天回去
或者说已经在老家了
我就马上觉得心里非常舒坦
就像自己回到了那个儿时的乐园

这时,我也会想到那条绿色的山冲
一块块的农田层层递进
路边山上有一片竹林是我们家的
竹林边有一处墓地
那是父母带着几位亲戚乡邻
肩挑背扛建成的
他俩最后的家

菜地

村头的菜地都绿油油的
只有大姨门前的那块荒了
那深秋的杂草,灰白杂乱
就像大姨的头发

她丢下菜地,丢下菜叶上的青虫
丢下儿孙,丢下孙子的玩具
缩身于一方小小的天国
静静地守着壮年离世的丈夫

旁边,也是大姨的一块菜地
三个儿子挖了几筐新鲜的泥土
覆盖母亲的一世,看上去
多么粗糙

(作者李明亮,安徽宣城人,上世纪90年代南下广东打工,现居浙江台州,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著有诗集《裸睡的民工》,报告文学集《和台州相遇》。入选第二届“全国十大农民诗人”。)



艺境

生于杭州、长于杭州的画家潘汶汛身上,带着一种江南女子特有的素雅古淡,一如她的画作,从不以浓墨重彩出挑,简淡幽雅的气质跃然纸上,笔痕墨迹中弥散着一股远离尘世纷扰的清气,带着与生俱来的天然。

“女性一定有女性的特质”,有了孩子之后,潘汶汛完成了一位母亲的身份转变。当年,刚出月子的她就重新捡起了画笔,把婴儿车推到画室,重回自己的艺术世界。这么多年,儿子已经习惯了在妈妈的画室里成长,而潘汶汛的创作题材也逐渐从传统的石窟造像,慢慢聚焦于身边的人和物。

潘汶汛近年来的创作,多与她儿子的成长有关。从呱呱坠地、蹒跚学步到少年初长成,儿子便成为了她画作中的主角,从某种意义上来说,孩子给予了她艺术创作的纯真之眼。

孩童象征着至真、至善、至美,“孩童”系列是她人物创作的延伸,亦是突破,一改以往她消解人物现实具体身份痕迹的倾向,相反,她十分坦诚而自豪地告诉所有人:“是的,那是我画的儿子。”这些画里,充满着亲人之间的爱。(王迎春)



母亲与手机

潘玉毅

由于种种原因,从2021年下半年到现在,我总共只回过五次家,就连电话也打得不多。不是不想打,而是母亲原先一向不大爱带手机,说是放在口袋里容易掉,而且沉甸甸的,干起农活来不自在。

初时,我以为自己可以改变母亲的想法,同她陆陆续续地说过好多次,表示手机还是应该带,有事的时候方便联系。奈何母亲固执得紧,说自己在农村呆着,每天不是屋里就是地头,能有什么事情?若是我还叨叨不休,她会批评我: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和不喜欢的,你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愿强加在别人身上。

眼思思想工作做不通,母亲还有些不高兴,我只得无奈放弃。

细想来,母亲使用手机次数最多的时间段大抵是每年的6月份。杨梅成熟前后,许多住在远处的老主顾都会打来询问杨梅的生长情况,大年还是小年,什么时候可以采

摘,果实味道如何?亲友们也会于此时赶着人潮上山来,家里若是没有人在,进不得院子,他们就会拨打电话。故而这段时间,母亲拿手机的频率也会更高一些。至于寻常时候,她会将手机放在电视柜的抽屉里,几天才翻看一回。久而久之,我也习惯了,真有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让哥哥转达一下。

通常我打电话回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紧要的事情,无非是问问母亲和父亲近来身体好不好,告诉他们天气冷热变化要当心,饮食营养要均衡。很多时候,我讲的话母亲也未必全听,她总有自己的一套理论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母亲手机带与不带似乎区别也不大。可是,若说心中没有遗憾那是假的。

我常常暗自思量:为何母亲不能像别人的家长一样,多尝试尝试新鲜事物呢?如果她会用微信,我们的联系也会更紧密吧,可以问候早安晚安,可以交流一日三餐,也可以分享日常琐事。然而,现实就是现实,并没有什么如果。在我的记忆中,母亲一直以来似乎都不太喜欢电子产品。譬如,我和哥哥曾多次提出要给她买

一部智能手机,让她闲时可以看看新闻、追追电视剧、刷刷朋友圈,但母亲十分排斥,说看手机还不如去劳动,既能保护眼睛,还能锻炼身体。她的观念根深蒂固,现如今这个老年机还是哥哥好说歹说她才开始用的。

想着电话有可能打不通,每次回家时我也就很少提前知会。去年是如此,今年也是一样。我最近一次回家是在3月的一个周末。看到我忽然出现在饭桌前,母亲先是有些讶异,三五秒之后,满心欢喜皆化作了脸上的笑容。

得知我还没有吃饭,她起身给我拿来碗筷,紧跟着就要去灶台前生火添菜。我赶紧拦住了她,说桌上的菜足够了,我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。

看着我狼吞虎咽的吃相,母亲笑了。

吃完饭,我与母亲对坐闲聊。她像往常一样,没有问我忙什么,又为什么久不回家。间或,她还会以自己的方式宽慰我:“家里没事,不用挂念,你忙你的,顾好自己的生活。”

但真的不想念吗?事实显然并不是

这样。闲闲聊不到三句,她就开始叮嘱:“不管怎样,身体要当心,把自己照顾好。现在年轻能熬,觉得没什么,等老了要吃苦头的。”

她又担心我脾气不好,因为琐事同妻子争吵,苦口婆心地劝我:“倩妮说两句就说两句,男人度量要大一点;女人气量都小,你说话重了,她是要记心里去的,不要让她伤心。”

……
整个聊天的过程,母亲好几次重复地说到同一句话,那就是“你忙你的,周末不回来也没事”。可是当我要走了,她除了给我打包自己亲手种的菜蔬、晒的菜干,以及自家养的鸡下的蛋,忽然说道:“现在我手机一直随身带着的,下次来前记得打电话,我多烧两个菜。”

其实,同样的话,去年年前我回家时她亦说过,当它二度在我耳边响起,瞬间让我“破防”。为了自己的孩子,母亲放弃了她固执和坚持。怪不得有人说“游子就算走得再远,也永远走不出母亲的牵挂”,因为母爱无私,同时它又厚重如山。

